



毀 灭

法捷耶夫著

法捷耶夫
毀滅
魯迅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A. ФАДЕЕВ

РАЗГРОМ

据德文译本(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出版),并参照藏原惟人的日文译本及 R. D. Charques
的英文译本转译。

封面设计: 吳寿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2 字数152,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1/4 插页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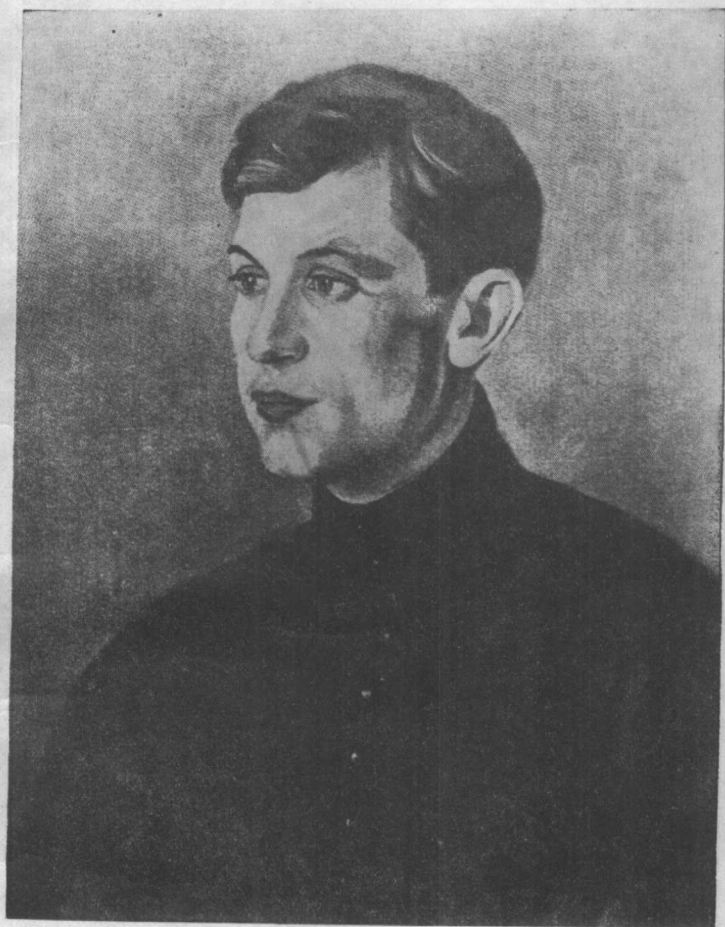
1952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2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49001—64500册

定价(5) 0.95元

CA404/08



作者像

出版說明

魯迅先生於一九三一年春將本書譯出，以三間書屋名義出版，一九三八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將本書收入“魯迅全集”第十八卷。解放後，我社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紙版重印單行本，出過幾版。今年，為了迎接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我社又根據上述單行本重新排印出版。

這次重排出版，魯迅先生原譯、後記及正文前的附件，均保持原文。原譯本所附作者自傳和作者著作目錄，雖然不能包括作者全部生平和作品，但這是魯迅先生親手編定的，現在仍附在書內。只有幾處由本版編者加了注解，便於讀者了解正文；個別人名、書名與現在譯名出入較大的也作了簡單說明。

作者像還是採用拉迪諾夫畫的那幅。書中插圖除用魯迅先生原選威綏斯拉夫崔夫的六幅外，這次我們另選了蘇聯畫家維列斯基所作插圖數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2月

作者自傳

我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於忒威尔 (Tver) 省的庚拉赫 (Kimrakh)。在早期的幼年时代，多在維里納 (Vilna) 过去，后来是在烏發 (Ufa)。至於我的幼年及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和远东各地及烏苏里 (Ussuri) 南境結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我的父母，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曾移住到那些地方的緣故。我的父亲是陣亡於一九一七年的，他是一个医士的助手；母亲是一个医士的女助手。他們多半是在烏苏里一帶工作——有时在日本海岸，有时在伊曼 (Iman) 河上流，有时在道比赫 (Daubikhe) 河，最后一次是在依曼县之屈哥也夫克 (Chugyevk) 村落工作——屈哥也夫克是一个山林的村落，离烏苏里有一百二十威尔斯忒之遙。我父亲是从入了屈哥也夫克村籍以后，始得購置田产，从事於产麦的生活的。

我最初求学於海參衛 (Vladivostok) 的商業学校 (沒有在該校卒業，至第八年級我就脫离了)，夏天多消磨於农村，为家庭助手。

一九一八年秋，才开始为共产党工作，——在科尔却克 ①

① 現多譯作高尔察克，參看正文一五頁註。——編者。

(Koltchak) 反动势力下，做秘密的工作。当游击队反攻科尔却克及协约国联军的时候（一九一九至二〇年），我也是参加游击队的工作的一个，自科尔却克复灭以后，我就服役於赤衛軍（当时称为远东民众革命軍），与日本軍作战，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在沿海一带，与謝米諾夫（Semenov）作战，一九二〇年冬，則从軍於薩拜喀尔（Zabaikal）。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为第十屆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出席代表，被派赴京（莫斯科）。我在那时和其他同志們——約佔大会出席代表十分之四或三的同志，前往克朗斯噶特（Kronstadt）去平服那里的叛变。不幸受伤（这是第二次），診視了几次，便退伍回来了。不久即肄業於莫斯科的矿业中学，至第二年級，即行退学。自一九二一年秋起，至一九二六年秋止，我做了不少党的工作，——有时在莫斯科，有时在科彭（Kuban），有时在拉斯托夫（Rostov）。

我的第一篇小說“氾濫”，作於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間，“逆流”那篇故事，作於一九二三年，罗曼小說“毁灭”，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間作成的。

一九二四年，我是从事於“烏兌格之最后”的罗曼小說。

A. 法捷耶夫 3月6日，1928年。

著作目录

“氾濫” 小說。“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一九二四年。

“逆流” “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及列^①。一九二四年。又,“Mosk. Rabotchi”印行。一九二五年。

“小說集” “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及列。一九二五年。

“毁灭” 罗曼。“Priboi”印行。列宁格勒。一九二五年。

“毁灭” (“毁灭”, “氾濫”, “逆流”。) “Zif”印行。莫及列。一九二七年。

① 即莫斯科及列宁格勒。

關於“毀滅”

1

倘指为在去年苏联的文壇上最被看作問題的作品，那首先不可不举这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罢。關於这作品，就是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也就有瓦浪斯基，弗理契，普拉符陀芬，萊吉堯夫，葛里斯培尔克等的批評家，写着文章。

關於作者法捷耶夫，我知道得不多。……記得在約二年前，曾經讀过这个作者的叫作“汜濫”的小說。又，批評家烈烈維支称讚这小說的文章，也曾在什么地方讀过。后来他写了叫作“逆流”的一小說，好像頗得声誉，但我沒有来讀它。“汜濫”这小說，不很留着印象，我以为是平常的东西。但这回讀了这長篇“毀滅”，我却被这作者的强有力的才能所惊駭了。我以为惟这作品，才正是接着里白进斯基的“一週間”(一九二三年)，綏拉斐摩維支的“鉄之流”(一九二四年)，革拉特珂夫的“水門汀”^①(一九二五年)等，代表着苏联無产階級文学的最近的发展的东西。

做小說“毀滅”的主題者，是在西伯利亞的襲击队的斗争。是

① “鉄之流”即“鉄流”，“水門汀”亦有譯作“土敏土”。——編者。

为了对抗日本軍和科尔却克軍的反革命的結合而起来的农民，工人，及革命底知識分子之混成队的襲击队——在西伯利亞市民战争里的那困难的，然而充滿着英勇主义的斗争之历史。

这作品，倘从那情节底兴趣这一点看来，是並非那么可以嘖嘖称道的东西。用一句話來說，这不过是写这么一点事而已：从党委员会那里，接受了“無論遇見怎样的困难，即使不多，也必須保持着强固的有規律的战斗單位，以备他日之用！”这样的指令的襲击队的一队，一面被日本軍和科尔却克軍所压迫，一面抗战着，終於耐不住反革命軍的攻击，到了毁灭的不得已的地步了。其实，这整个的情节的窘促，和各个場面的兴趣完全不同，也許就是这作品的缺点之一。

但是，这作品的主眼，並不在它的情节。作者所瞄准的，决非襲击队的故事，乃是以这历史底一大事件为背景的，具有各異的心理和各異的性别的种种人物之描写，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評價。而在这範圍內，作者是很本領地遂行着的。

2

在这作品里，沒有可以指为主人公的人。若强求之，那大約不能不說，主人公就是襲击队本身了。但主要人物是頗多的，其重要者，是——为这部队的队長的犹太人萊奋生，先前是一个矿工的木罗式加，从“市鎮”里来的美諦克，以及为木罗式加之妻，同时是野战病院的看护妇的华理亞，为萊奋生之副手的巴克拉諾夫，等。我們現在就其三四，試来观察一下罢。

萊奋生是这部队的队長，同时又是他們的“人才”。他是清楚地懂得革命所賦給他的自己的任务，向着它而在迈进的。他守

着党的命令，常常給他的部队以正确的方向。部下的敷衍的託辞，他是决不寬容的。因此部下的人們，以为只有他，才是不知道疲劳，倦怠，动摇或幻灭的人而尊敬他，然而便是他，也还是和动摇或疲劳相搏战的人。作者这样地写着——

部队里面，大抵是誰也不知道萊奋生也会动摇的。他不將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分給別一个人，只常常用現成的“是的”和“不是”来应付。所以，他在一切人們，就見得是特別正确一流的人物。

从萊奋生被推举为隊長的时候起，沒有人能給他想一个別的位置了。——大家都觉得惟有他来指揮部队这件事，乃是他的最大的特征。假使萊奋生講过他那幼时，幫着他的父亲卖旧貨，以及他的父亲直到死去，在想發財，但一面却怕老鼠，彈着不高明的梵亞林的事，那么，大約誰都以为这只是恰好的笑話的罢。然而萊奋生决不講这些事。这並非因为他是隱瞞事物的人，倒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以他为特別种类的人物，虽然自己也很明白本身的缺点和別人的缺点，但要率領人們，却覺得只有將他們的缺点，指給他們，而遮掩了自己的缺点，这才能办的緣故。

不管萊奋生与其部队的人們的努力，一队被敌所压，終竟还瀕於毁灭。疲乏透了的萊奋生和十八名的部下，便將希望系之將來，出了森林去了。小說是以如下的一节收場的——

萊奋生用了沉默的，还是湿润的眼，看着这高远的天空，这約給面包与平和的大地，这在打麦場上的远远的人們，——他應該很快地使他們都变成和自己一气，正如跟在他后面的十八人一样。於是他不再哭了：他必須活着，而且来尽自己的义务。

3

木罗式加是先前的矿工。他是常常努力着想做一个革命底

忠实的兵士，有規律的襲击隊員的。然而他的 Lumpen（流氓）底的性格，却时常妨害着这心願。他會有偷了农民的瓜，要被从部队驅逐出去的事。又在和白軍的战斗中，他的所爱的馬被杀了的时候，他便在那里哭倒了。而且那一夜，战斗虽然还没有停止，他却喝着酒到处在撒野。但是，他在戰場上，总常常是勇敢的斗士。

和这木罗式加做了好对照的，是从“市鎮”里来的美諦克。倘問他是那一方面的人，則是知識分子，到这里来的以前是屬於社会革命党的。可是在受伤而倒下的情势中，为木罗式加所救，进到这部队里来了。他良心地努力着想参加革命底斗争。但他是没有坚固的确信和强韌的意志，常在动摇之中的。於是終於在最后，他做了巡察而走在部队之前的时候，突然遇見哥薩克兵，便慌張着，失神地由森林中逃走了，——这样，他就不由自觉地，背叛了自己的部队。

这美諦克和木罗式加的对立，是在这作品中，也是特別有兴味的事情之一。木罗式加救起美諦克，帶到部队里来了。然而美諦克那样的知識分子，用他的話來說，是“小白臉”，为他先天底地所討厭的。但他的妻子华理亞，却在这美諦克之中，看見了她的理想底男子。自己的妻和別的男子，做無論什么事，木罗式加是一概不以为意的。但一知道妻子恋爱着这美諦克的时候，却感到彷彿自己是被侮辱了。於是在三人之間，就發生种种的波瀾……

华理亞也是从矿山来的。她差不多沒有和丈夫木罗式加一起生活。她是一个對於自己的任务極忠实，生活上也極自由，然而在同儕間却很亲切的，典型底的女襲击隊員。她在美諦克进了病院的时候，一面看护着，一面便爱起他来。她确信惟独她才

是給慰安於她的孤寂的男子。而和別的男子有着關係的事，是什麼也不去想的。

此外，在這小說中，還描寫着許多有興味的人物。例如：常常無意識地模倣着萊奮生的行動和態度的十九歲的副將巴克拉諾夫；雖然加入襲擊隊，而依然常是夢想平和的，快樂的農村生活的老人畢加；出去做斥候，而泰然地被白軍所殺的美迭里札；醫生式泰信斯基；工兵剛卡連珂，小隊長圖幡夫及苦勃拉克，等，等。

4

這小說又充滿着許多優秀的場面。將那主要的列舉起來，則如：決定是否要驅逐那偷了農民的瓜的木羅式加的農民大會的場面；當襲擊隊受白軍壓迫而離去森林之際，毒殺那瀕死的病人的場面；出去做偵察的巴克拉諾夫，遇見四五個日本的斥候，用槍打死他們的場面；出去做斥候的美迭里札，被敵所獲，而加以拷問的場面；於是最後，完全敗北，疲乏透了的十九個襲擊隊員出了森林而逃去的場面，等，等。我想作為一例，試將這最後的場面的一部分翻譯出來——

這時他（萊奮生）和華理亞和剛卡連珂都到了道路的轉角。射擊靜了一點，槍彈已不在他們的耳邊紛飛。萊奮生機械地地勒馬徐行。生存的襲擊隊員們也一個一個地趕到。剛卡連珂一數，加上了他自己和萊奮生，是十九人。

* * *

（原文譯至“他們這樣地走出森林去了——這十九人”止，見本書第三部之末一章，今不復錄，以省繁復——編者。）

法捷耶夫的“毁灭”，許多批評家們都說是在萊夫·托尔斯泰的諸作品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实际上，凡較為注意地來讀這作品的人，是誰都可以發見其中有着和大托尔斯泰的艺术底态度相共通的东西的。第一，在作者想以冷靜來对付他所描写着的对象的那态度上；第二，在想突进到作品中人物的意識下的方面去的那态度上。

托尔斯泰当描写他的人物，是决不依从那人物的主观而描写的。他在那人物自己所想的事之外，去寻求那行动的規准。从这里，便在托尔斯泰那里生出無意識的方面之看重，和對於“运命”的服从。照他看来，那个拿破崙，也不过是單單的“运命”底傀儡而已。

法捷耶夫也是常常看重那人物的意識下的方面的。例如在华理亞之愛美諦克的描写上，便有如此說的地方——

在她(华理亞)，是只有他(美諦克)，——只有这样美，这样溫和的男人，——才能够使她那為母的热情，得到平靜，她以为正因为这緣故，所以愛了他的。(但其实，这确信是在她愛了美諦克之后，才在她里面發生出來的，而她的不孕性，和她的个人底的希望也有着独立的生理底原因。)

这种描写，是我們在这作品的到处都可發見的。而这是托尔斯泰所愛用的描写法。

但是，托尔斯泰和法捷耶夫，在其對於現實的态度上，是完全同一的么？不是的。法捷耶夫决不像托尔斯泰似地，將人类的行为看作對於“运命”的盲从。他决不將襲击队当作只是單單

的自然發生的农民的糾集而描写。在这里，就存在着他和托尔斯泰的對於现实的态度不同，同时也存在着他的襲击队和例如V·伊凡諾夫的襲击队的不同点。伊凡諾夫在所作的“鉄甲列車”，“襲击队”里，描写着西伯利亞的襲击队的叛乱。但他只將这單單当作农民的自然發生底的，意識下底的反抗而描写，也只能如此地描写。然而法捷耶夫的襲击队，一面固然包含着自然發生底的許多要素，但却是在一定的組織者之下，依从一定的目的意識而行动着的。對於同一的襲击队的这态度的不同，也就正是革命的小資产階級作家和無产階級作家的對於现实的認識之不同。於是，法捷耶夫的这态度，和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相对，我們称之为無产階級的写实主义。

最后，關於在苏联無产階級文学上的这作品的位置，想說一兩句話。这作品是在苏联無产階級文学上，代表着它那新的發展阶段的。一九二三年發表的里白进斯基的“一週間”，是在当时的無产階級文学的傑作，但其中以描写共产党员为主，还没有描写着真正的大众。革拉特珂夫的“水門汀”，縱有它的一切的長处，而人物也还不免是类型底的。但在这“毁灭”中，法捷耶夫是描写着真正的大众，同时他还對於类型和个人的問題，給以美妙的解决。只有比之“水門汀”，缺少情节底趣味这一点，許是它的缺点罢。

藏原惟人

代 序

——關於“新人”的故事

1

少年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在我們的文艺生活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無產階級作家的隊伍從作者得到堅實而可靠的生力軍。

關於西伯利亞游擊隊毀滅的故事——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學前線上的勝利。

法捷耶夫的書引起了社會上及出版界的注意。

他主要的成功，在於指示我們——可以說在我們文艺中是最先的——其所描寫的人不是有規律的，抽象而合理的，乃是有機的，如活的動物一樣，具有他各種本來的，自覺與不自覺的傳統及其偏向。

如果我們同意於上面這種評價，那麼，在他的書中，我們更看出一種優點，即是他對於其所描寫的人物的深情的愛。作者對其本階級人的情愛，正是助長他能描寫這些“英雄”內心的鎖鑰；並且剖露它，指示出在可詛咒的傳統之下，存在着他們過去的，

珍貴的，金的礦苗。自然，作者的這種熱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法捷耶夫關於游擊隊說得很少。多數的礦工及農民差不多沒有提到，因為他們是很廣泛的羣眾。從他們中間選出了隊長萊奮生，副隊長巴克拉諾夫，傳令使木羅式加，看護女礦工華理亞及其他，至於工兵剛卡連珂，小隊長圖潘夫，牧羊人美迭里札，軍醫式泰信斯基，以及最後（死前）一幕所說的重傷的游擊隊員弗洛羅夫等等，也都不大說起了。

作者從眾人中間將這些“英雄”挑選出來，是具有特別的愛護（這種愛護甚至於在少年美諦克的略述中都感覺得到——他在游擊隊組織中是代表這種外來的，偶然的，甚至於有害的分子）；並且在作者對於他們的同情心，使他們的思想及意識宣示出來，以致傳染到讀者的同情心。讀者以生趣，甚至於以個人的興趣，追隨於這熱情的劇本及其所挑選的人物的命運之後，有時會忿然釋卷，好像他們中的一個，為自己所熟識的，已經死去一樣，而對於其他的人，同樣要好的人，他也不相信他們將來就會死掉。作者對於他所挑選的人這種特殊的愛的關係，無論如何是不僅在於“毀滅”的藝術，而且是包含着小說的社會意識的意義的。在這裡，我們的少年的作家表現了他個人對於他自己階級弟兄們的“同志的，人的”關係，——這些人在過渡的，病態的時代是很容易染到官僚式的無情，爭逐的意識，情願坐以待斃或者好一點說，則是平庸的形式主義的，但是僅僅這個同志的關係，即足以將勞動的無產階級分子全體都粘合起來。

2

法捷耶夫的小說標題為“毀滅”，因為他書中所描寫的是游